



贞观政要

君道第一篇

政体第二篇

任贤第三篇

求谏第四篇

纳谏第五篇

君臣鉴戒第六篇

[唐] 吴兢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珍藏版

贞
观
政
要

[唐] 吴兢 著

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贞观政要 / (唐) 吴兢 著. —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
2003.8

(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. 第3辑 / 佟维学主编)

ISBN 7-80606-671-3

I. 贞… II. 吴… III. 政书—中国—唐代 IV. D69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6362 号

策 划 忠 平 责任编辑 晓 平 封面设计 陈 非

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
邮 编 13000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电脑制作 云鹤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
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140

ISBN 7-80606-671-3/I · 38

定 价 [全 20 册] 200.00 元 (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)

前

言

《贞观政要》是唐朝史官吴兢（670—749年）编撰的政论性专史，是一部对“贞观之治”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全面介绍的著名史书。

唐太宗李世民，在位23年（626—649年），年号“贞观”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皇帝。他的治绩，被历代史家称颂为“贞观之治”。

《贞观政要》是按专题写成的政治史著作，集录的主要是唐太宗君臣论政的言论。全书共采摘了唐太宗和45位大臣的政论或奏疏。这些人同处于隋末唐初社会矛盾斗争的尖锐时期，多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，通晓儒家经典，深谙儒家治国安邦之术。同时又熟悉历史，知道暴秦是怎样败亡的，两汉是如何衰落的，了解南北朝时期黑暗混乱的社会状况，更亲身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，因而头脑比较清醒，能够总结经验，接受历史教训，认真对待社会现实，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比较高明，其政论自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本书共分10卷40篇，因其编辑是“随事载录，用备劝戒”，所以每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的，每卷大体上也有一个中心。书中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，涉及的问题也非常深刻，确实可称得上“人伦之纪备矣，军国之政存焉”。

《贞观政要》虽然是一部集封建统治者“治国安邦”之术大成的书，但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某些思想，如对人才的重视，对好的意见采取“从善如流”的态度，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

率的某些措施，以及希望国家大治、民族繁荣兴旺的高尚理想，在今天看来，也是难能可贵的和具有进步性和现实意义的。

总的说来，《贞观政要》一书条理清晰、叙事简明、议论深刻、风格独特、体式新颖、语言平易，是一本难得的好书。它不仅为人们保留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案掌故，更为后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有益的启示。

虽然封建史官对帝王的溢美在本书中也不能免俗，但它比较翔实地集中记述了“贞观之治”核心人物的有关言行，是研究唐史、特别是初唐政治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参考书。

编者

2003年8月

目

录

君道第一篇·····	(1)
政体第二篇·····	(6)
任贤第三篇·····	(21)
求谏第四篇·····	(37)
纳谏第五篇·····	(48)
君臣鉴戒第六篇·····	(72)
择官第七篇·····	(77)
封建第八篇·····	(83)
太子诸王定分第九篇·····	(86)
尊敬师傅第十篇·····	(96)
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篇·····	(99)
规谏太子第十二篇·····	(103)
仁义第十三篇·····	(104)
忠义第十四篇·····	(107)
孝友第十五篇·····	(110)
公平第十六篇·····	(112)
诚信第十七篇·····	(121)
俭约第十八篇·····	(123)
谦让第十九篇·····	(134)
仁恻第二十篇·····	(137)
慎所好第二十一篇·····	(139)
慎言语第二十二篇·····	(142)

杜谗邪第二十三篇·····	(145)
悔过第二十四篇·····	(148)
奢纵第二十五篇·····	(149)
贪鄙第二十六篇·····	(153)
崇儒学第二十七篇·····	(157)
文史第二十八篇·····	(165)
礼乐第二十九篇·····	(167)
务农第三十篇·····	(171)
刑法第三十一篇·····	(174)
赦令第三十二篇·····	(183)
贡赋第三十三篇·····	(185)
辩兴亡第三十四篇·····	(187)
征伐第三十五篇·····	(191)
安边第三十六篇·····	(192)
行幸第三十七篇·····	(205)
畋猎第三十八篇·····	(207)
灾祥第三十九篇·····	(209)
慎终第四十篇·····	(212)

君道第一篇

【题解】

《君道》篇列全书首卷之首，基本内容讲为君之道，也可看作全书的总纲。认为有道明君治理国家就能安定兴盛，无道昏君统治天下则必动乱危亡。“社稷安危，国家治乱，在于一人而已。”“有道明君”的典型是唐太宗，“无道昏君”的代表是隋炀帝。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的教训：一是把握创业与守成的关系。创业历险，固然艰难，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，安而能惧，这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，守业岂不更难？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。明君常思古训：“君，舟也；民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为君不能“竭泽而渔”，逼使百姓起来造反。三是正确对待君臣关系。君如头脑，臣如四肢，要密切配合，皇帝应听取臣下意见，兼听则明，且要诱导臣下敢于谏诤，以避免决策错误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，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^{〔1〕}，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，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悦声色，所欲既多，所损亦大，既妨政事，又扰生民。且复出一非理之言，百姓为之解体，怨讟既作^{〔2〕}，离叛亦兴。朕每思此，不敢纵逸。”谏议大夫魏徵对曰^{〔3〕}：“古者圣哲之主，皆亦近取诸身，故能远体诸物。昔楚聘詹何，问其治国之要，詹何对以修身之术。楚王又问治国何如？詹何曰：‘未闻身治而国乱者。’陛下所明，实同古义。”

【注释】

[1] 啖 (dàn 淡): 吃。

[2] 怨讟 (dú 毒): 痛恨而出怨言。

[3] 谏议大夫: 唐代侍从皇帝、负责进谏的官职。魏徵(580—643年): 唐初政治家。详见本书《任贤》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初年,唐太宗对待从的大臣们说:“做君主的法则,必须首先存活百姓。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,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,肚子填饱了,人也就死了。如果要想安定天下,必须先端正自身,决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,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。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,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。如一味讲究吃喝,沉溺于音乐女色,欲望越多,损害也就越大,既妨碍政事,又扰害百姓。如果再说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,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,怨言四起,众叛亲离。每当我想到这些,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。”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:“古代圣明的君主,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,才能远而推及到一切事物。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,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,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。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,詹何说:‘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。’陛下所明白的,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。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二年,太宗问魏徵曰:“何谓为明君、暗君?”征曰:“君之所以明者,兼听也;其所以暗者,偏信也。《诗》云:‘先民有言,询于刍蕘⁽¹⁾。’昔唐、虞之理⁽²⁾,辟四门,

明四目，达四聪^[3]。是以圣无不照，故共、鯀之徒^[4]，不能塞也，靖言庸回^[5]，不能惑也。秦二世则隐藏其身^[6]，阻隔疏贱而偏信赵高^[7]，及天下溃叛，不得闻也。梁武帝偏信朱异^[8]，而侯景举兵向阙^[9]，竟不得知也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^[10]，而诸贼攻城剽邑，亦不得知也。是故人君兼听纳下，则贵臣不得壅蔽，而下情必得上通也。”太宗甚善其言。

【注释】

[1] 这句话见于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。刍荛(chú ráo 锄饶)：刍是草，荛是柴，指割草砍柴的人。这两句是说古人讲过，连刍荛的话都得听取。

[2] 唐、虞：唐尧和虞舜，传说中的圣君。

[3] 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：见于《尚书·舜典》。

[4] 共、鯀(gōng gǔn 工滚)：共工和鯀，传说中尧、舜时代的坏人。

[5] 靖言庸回：见于《尚书·尧典》，原是尧指责共工的话，“靖”本作“静”，指平时，庸就是用，回就是违，意思是平时花言巧语，用起来却不行。



[6] 秦二世（前230—207年）：秦始皇少子，名胡亥，即位后号二世皇帝。

[7] 赵高：秦宦官，得到秦二世的信用，最后二世反被他所杀。

[8] 梁武帝（464—549年）：姓萧名衍，南朝萧梁的开国皇帝。

[9] 侯景（503—552年）：本是东魏的将军，叛归南朝，梁武帝听信朱异的话，重用他，他反而叛梁，使梁武帝被困饿死。

[10] 隋炀帝（569—618年）：姓杨名广，隋朝的亡国之君。虞世基：隋炀帝的佞臣，和炀帝同时被杀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问魏徵说：“什么叫做圣明君主、昏暗君主？”魏徵答道：“君主之所以能圣明，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；其所以会昏暗，是因为偏听偏信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古人说过这样的话，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。’过去唐尧、虞舜治理天下，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，广开视听，了解各方面的情况，听取各方面意见。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，因此像共工、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，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。秦二世却深居宫中，隔绝贤臣，疏远百姓，偏信赵高，到天下大乱、百姓背叛，他还不知道。梁武帝偏信朱异，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，他竟然不知道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到各路反隋兵马攻城掠地时，他还是不知道。由此可见，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，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，这样下情就一定会上达。”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帝王之业，草创与守成孰难^{〔1〕}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^{〔2〕}：“天地草昧^{〔3〕}，群雄竞起，攻破乃降，战胜乃克，由此言之，草创为难。”魏徵对曰：“帝王之起，必承衰乱。覆彼昏狡，百姓乐推，四海归命，天授人与，乃不为难。然既得之后，志趣骄逸，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，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，国之衰弊，恒由此起。以斯而言，守成则难。”太宗曰：“玄龄昔从我定天下，备尝艰苦，出万死而遇一生，所以见草创之难也。魏徵与我安天下，虑生骄逸之端，必践危亡之地，所以见守成之难也。今草创之难，既已往矣，守成之难者，当思与公等慎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〔1〕 守成：保守既成的事业。

〔2〕 尚书左仆射(yè夜)：在唐代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，左、右仆射是长官。房玄龄(578—648年)：唐初政治家。

〔3〕 草昧：本指原始蒙昧，这里是国家草创秩序未定的意思。



【译文】

贞观十年时，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：“在帝王的事业中，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更艰难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回答说：“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各地豪杰竞起，你攻破他他才投降，你战胜他他才屈服，这样看来，还是创业艰难。”魏徵对回答说：“帝王的兴起，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，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，百姓就乐于拥戴，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，这正是天授人与，如此看来创业并不难。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，骄傲放纵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，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，国家的衰败，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。这样看来，守业更难。”太宗说：“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，历尽了艰难困苦，多次死里逃生，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。魏徵替我安定天下，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，陷入危亡的泥坑，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。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，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又慎才是。”

政体第二篇

【题解】

《政体》篇可看作是《君道》篇的补充，两者构成对“贞观之治”政绩的概要说明。

这一篇所列内容，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直道、灭私徇公、日慎一日、虽休勿休、正词直谏、裨益政教、惟欲清静、改革旧弊、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，着重说明唐太宗能够实现“贞观之治”，很重要的一点是信用了魏徵及其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，即“圣哲施化，上下同心，人应如响，不疾而速，期

月而可，信不为难，三年成功，犹谓其晚”这样一种大胆、坚决、有所作为的主张，驳斥了封德彝等守旧派认为“人渐浇讹，不及纯朴”的错误观点，因而仅在两三年时间里，就达到了“关中丰熟，咸自归乡”，“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圜墙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”的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。唐太宗对出现了“贞观之治”，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魏徵：“惟魏徵劝我，既从其言，不过数载，遂得华夏安宁，远戎宾服”，“朕虽无美质，为公（指魏徵）所切磋，使朕功业至此，公亦足为良工尔。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初，太宗谓萧瑀曰：“朕少好弓矢，自谓能尽其妙。近得良弓十数，以示弓工，乃曰：‘皆非良材也。’朕问其故，工曰：‘木心不正，则脉理皆邪，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，非良弓也。’朕始悟焉。朕以弧矢定四方，用弓多矣，而犹不得其理^{〔1〕}。况朕有天下之日浅，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，弓犹失之，而况于理乎？”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^{〔2〕}，更宿中书内省^{〔3〕}。每召见，皆赐坐与语，询访外事，务知百姓利害、政教得失焉。



【注释】

[1] 理：就是治，因为唐高宗名治，纂修《贞观政要》时要避讳，改写为“理”，有些地方作“治”是后人改的。

[2] 五品以上：唐代官员分九员，每品又分正、从。宰相只有三品、二品，五品以上已算高级官员。

[3] 中书内省：唐代除尚书省是中枢施政机构外，还有中书省和门下省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门下省长官侍中也都是宰相，这两省设在政府各部门集中的皇城里，但在皇城北面皇帝居住的大内里还设有中书内省和门下内省，以便中书令、侍中等较方便地和皇帝商议政事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对萧瑀说：“我年轻时喜爱弓箭，自以为已能尽知它的奥妙。最近得到十几张好弓，给制弓的工匠看，他却说：‘都不是好材料。’我问其中原故，工匠说：‘制造弓的木料心子不正，以致纹理都歪斜，做成的弓尽管很刚劲而射出去的箭不直，所以不是好弓。’我这才醒悟。我凭弓箭平定四方，用过的弓算多了，还不懂得应怎么整治，何况我君临天下的时间还不长，所懂得治理的方法，本还不如用弓，弓尚且看不准，何况治理天下？”从此就下诏叫京官五品以上，到中书内省轮流值宿，每当召见，都赐坐交谈，询问外边的事情，力求知道哪些对百姓有利哪些有害，政治教化哪些成功哪些不行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元年，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^[1]：“中书所出诏敕，颇有意见不同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^[2]。元置中书、门下，

本拟相防过误，人之意见，每或不同，有所是非，本为公事。或有护己之短，忌闻其失，有是有非，衔以为怨^[3]；或有苟避私隙，相惜颜面，知非政事，遂即施行。难违一官之小情，顿为万人之大弊^[4]。此实亡国之政，卿辈特须在意防也。隋日内外庶官，政以依违，而致祸乱，人多不能深思此理。当时皆谓祸不及身，面从背言，不以为患；后至大乱一起，家国俱丧，虽有脱身之人，纵不遭刑戮，皆辛苦仅免，甚为时论所贬黜。卿等特须灭私徇公^[5]，坚守直道，庶事相启沃，勿上下雷同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[1] 黄门侍郎：后改为门下侍郎，门下省的副长官。

[2] 中书所出诏敕……相正以否：唐初规定由中书省草拟，颁发皇帝的制策诏令，门下省如认为有问题可批驳纠正。

[3] 衔 (xián 咸)：含，藏在心里。

[4] 人：民。本书很多地方的“人”字，本应写作“民”，因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，改写成“人”字。

[5] 徇 (xùn 训)：以身相从。



【译文】

贞观元年，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：“中书省所草拟颁发出的文告命令，门下省颇有不同看法，有时还发现错误，有没有指出纠正？本来设置中书省、门下省，原是为了相互防止发生过错误。人的意见，常有不同，有正确的也有反对的，追根溯源都为了公事。但有的人对自己护短，不愿听到指出自己的过失，人家有所是非，就阴在心里怨恨；有的为了避免和人家搞坏关系，互相顾惜面子，明明知道不属正常的政事，仍马上施行。这种迁就一个官员的私情，可以立刻成为万民的大害，实在是亡国之政，你们特别需要加意防范。隋朝时候内外大小百官，办理政事没有主见，而酿成祸乱，人们多不能仔细想想其中的道理。当时那些人都以为灾祸不会落到自己身上，当面说好话背后搬弄是非，总认为没有什么；到后来大乱一起，家和国统统丢失，即使有脱身的人，没有遭到刑戮，吃尽苦头仅免一死，还会受到世人的舆论谴责。你们身为大臣特别应该灭除私情秉公办事，坚守正道，凡事互相启发帮助，不要上下一个腔调。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近代君臣治国，多劣于前古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古之帝王为政，皆志尚清静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近代则惟损百姓以适其欲，所任用大臣，复非经术之士。汉家宰相，无不精通一经^{〔1〕}，朝廷若有疑事，皆引经决定，由是人识礼教，治致太平。近代重武轻儒，或参以法律，儒行既亏，淳风大坏。”太宗深然其言。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、兼识政体者，多进其阶品，累加迁擢焉。